

# 渤海都城的布局发展及其与隋唐长安城的关系

魏存成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唐代渤海政权先后以“旧国”敦化、和龙中京西古城、宁安上京、瑯春东京八连城为都, 其中“旧国”都城还需要做具体考古工作。从中京西古城开始, 渤海都城皆是模仿隋唐都城长安城来规划的。西古城和八连城是模仿长安城宫城中的太极宫, 而上京与隋唐都城长安城的布局和设置是基本相同的。渤海都城的规划布局极力模仿隋唐长安城, 生动体现了渤海与中原“车书本一家”的内在密切联系。

**关键词:** 渤海都城; 隋唐长安; 城市布局

**中图分类号:** K878 **文献标识码:** A

渤海是公元 698 年至 926 年由靺鞨族为主体在以我国东北地区为主、并包括朝鲜半岛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边区在内的广大区域里建立的民族地方政权。根据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 渤海政权在其存在的 229 年当中, 都城四迁四治。初都敦化, 史称“旧国”, 天宝(742—756 年)中以中京西古城(吉林省和龙)为都, 天宝末迁到上京(黑龙江省宁安), 785 年自上京迁往东京八连城(吉林省瑯春), 794 年又迁回上京, 之后一直到 926 年灭于辽。上京城两次为都, 时间最长, 规模最大, 布局和建筑也最为完备, 在都城和建筑方面集中代表了“海东盛国”的文化面貌。

## 一、渤海都城的规划布局

### 1. “旧国”都城

敦化市位于牡丹江上游, 敦化市区附近分布着重要的古代遗迹, 古城有城山子山城和敖东城, 其他还有六顶山墓群、永胜遗址和江东 24 块石建筑址等(图一)。自敦化向北至镜泊湖, 沿牡丹江交通路线仍有数处古城址、古城堡和 24 块石建筑址<sup>[1]</sup>。将敖东城定为渤海初期都城, 曹廷杰和金毓黻早有考证。20 世纪 50 年代末至 60 年代初, 吉林大学师生和吉林省文物工作者先后对这两座城址进行了调查。

城山子山城(图二)位于敦化市区西南 22、5 公里的一座海拔 600 米的孤山上, 山的北侧是牡丹江的支流大石河(曾称大什河), 山城东距大石河口 4、5 公里, 距牡丹江东岸的永胜遗址 5 公里, 东北距六顶山墓群 7 公里, 东北距敖东城 15 公里。山城城墙绕山腹以土石混筑而成, 周长 2000 米左右。山城设东西二门, 城内地势西南高, 东北低, 在东门内南侧的平缓山坳里, 分布着 50 多个半地穴居住址。在居住址的北侧和西门内 100 米处, 各有一个蓄水池。城内中部有几块大的平台。在城内外曾发现过铁矛、铁刀、铁镞和唐“开元通宝”钱<sup>[2]</sup>。

敖东城(图三), 又名鄂多哩城、阿克敦城等, 位于敦化市区东南部之牡丹江左岸。城分内外两城, 土筑。外城东西 400 米, 南北 200 米, 仅存西、北、南三墙, 有南门一, 与内城南门相对。内城方形, 边长 80 米, 位于外城中央偏西处, 其地势略高, 外围城濠。敖东城内曾发现炕灶址和建筑址, 采集到渤海夹沙黑陶片, 唐辽瓷片和铁釜、铁镰、铁镞、唐宋钱<sup>[3]</sup>。

《旧唐书·渤海靺鞨传》记渤海始建, “祚荣遂率其众东保桂娄之故地, 据东牟山, 筑城以居之”<sup>[4]</sup>, 可以理解为在东牟山上筑城。作为渤海初建之地的敦化, 别无其他山城可与城山子山城相比, 因此城山子山城很可能就是东牟山山城, 是渤海最初的都城。之后, 敖东城之平原中心确定之后, 城山子山城与其配合, 成为一个既利于经济发展, 又利于军事防守的整体。又

由于敖东城规模太小，无法容纳日益增多的人口，所以一般居民，甚至包括一些贵族只得住在城外，比如永胜遗址，很可能在当时就开始成为外的一个居民集聚点。

永胜遗址位于城山子山城之东的牡丹江右岸，西临江，东靠低矮山丘。遗址北稍偏东 3 公里处是六顶山墓群。遗址范围较大，东西 7 0 0 多米，南北 1000 多米，内有 5 处建筑址。遗址上散布有灰色的建筑瓦件，并发现唐“开元通宝”和宋“崇宁重宝”钱币。永胜遗址的面积大大超过敖东城，有人推测渤海初期的都城应在此处，但是至今在其周围还没发现城墙遗迹。永胜遗址、城山子山城和敖东城都有待于进行具体发掘工作<sup>[5]</sup>。

## 2. 中京显德府城址

渤海中京显德府城址即今和龙西古城。西古城周围是海兰江流域中最大的平原头道平原。西古城北墙紧靠延（吉）和（龙）公路，西南距和龙县城五六十里。古城附近分布着河南屯古城、龙头山墓群、北大墓群等众多渤海重要遗迹<sup>[6]</sup>。

西古城（图四）分内外两城，外城东西 6 3 0 米，南北 7 3 0 米，周长 2 7 2 0 米<sup>[7]</sup>。城墙夯筑。在中轴线两端的南、北墙中间，各有一个门址缺口。城外原有城壕，除南墙东端和东墙南端外仍做小渠外，其余已被填平。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东西 1 9 0 米，南北 3 1 0 米。内城北墙距外城北墙 7 0 米，南墙中段对称内折，中间开门。门内之南北中轴线上座落着三座宫殿址，1 号殿址最大，面积达 3 0 0 平方米；1 号殿址之北 3 6 米为 2 号殿址。2 号殿址北侧似有外出烟道。2 号殿址两侧又有左、右配殿<sup>[8]</sup>。1 号殿、2 号殿及 2 号殿两侧的左、右配殿之间皆有回廊相通。3 号殿址<sup>[9]</sup>与 2 号殿址相距 8 0 米，中隔一道横墙，横墙中部有门址相通。在内城殿址上曾发现成排础石和多种陶建筑构件，其中有下端带按压纹和斜线连圈纹的板瓦、筒瓦、莲花方砖、忍冬纹花纹砖、柱座、鸱尾、兽头（鬼瓦）等，有的构件上还饰以绿釉，同时还有一批文字瓦。

## 3. 东京龙原府城址

渤海东京龙原府城址即今珲春八连城，曾名半拉城。该城址位于珲春河汇入图们江的三角冲积平原上，西距图们江 2、5 公里，东距珲春市区 6 公里。城址附近分布着众多渤海平原城、山城、城堡、墓群和寺庙址；八连城向东翻越长岭子山口，则通往渤海日本道的出海口克拉斯基诺古城<sup>[10]</sup>。

八连城（图五）分内外两城，均为土筑。外城基本呈方形，据最近调查，东墙 7 4 6 米，西墙 7 3 5 米，南墙 7 0 1 米，北墙 7 1 2 米，周长 2 8 9 4 米<sup>[11]</sup>。城外有护城壕。

内城位于外城中部偏北，东西 2 1 8 米，南北 3 1 8 米，周长 1 0 7 2 米。南墙中段对称内折，中间开门。进入南门，通过一个宽敞的广场，至内城中部，则是一东西 4 5 米、南北 3 0 米、高约 2 米的大型宫殿址，上布础石和多种瓦件。大型宫殿址之北约 3 2 米处，又有一处东西 2 1 米、南北 1 5 米、形制与西古城 2 号殿址相同的宫殿址。这两座宫殿之间有一道横墙相隔，而在两殿之间的纵轴线上有一南北回廊仍把两殿连通起来。在两座宫殿址的两侧，又有几处大体对称的配殿，它们之间有的同样以回廊相通，而且有的也设取暖设备。

内城之南至外城南墙，设两个前后相邻的封闭区域，在中轴线位置上有门相通。这两个封闭区连同内城在内，则是文献记载中的“中央三城”。“中央三城”两侧，又各有两个独立的区域，有的独立区域内又分隔成不同小区。内城北侧有横墙一道，接外城东、西两墙。横墙之北与外城北墙之间又形成一个单独区域，即文献记载中的“北大城”。这样加起来，正好八个小城。

在八连城周围分布着多座佛寺，解放前在城址东南几百米处和城址南中轴线两侧调查到三座佛寺址，解放后又重新进行了复查<sup>[12]</sup>。

在上述城内各建筑址和城外各佛寺址中出土了大量与西古城基本相同的瓦件。

#### 4.上京龙泉府城址

渤海上京龙泉府城址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县城西南35公里处。这里是牡丹江中游的一个冲积盆地，老爷岭和张广才岭耸立东西两方，盆地内河流纵横，土地肥沃。城址的西南方是当时被称为忽汗海的风光秀丽的镜泊湖，湍急的牡丹江（忽汗河）水自镜泊湖泻流而下，从城址的西边和北边环绕而过，然后汇合城址东边的马莲河水，则又往北滚滚而去。上京城近靠江湖，远望群山，便于生息，利于防守。

上京城址内有几个村镇，其中较大的一个，在历史上长期沿叫东京城，近代曾名世环镇（四环镇），现名渤海镇。而城址东侧约3公里、以火车站为中心而发展起来的村镇，原名中马河，后在城址内村镇改名渤海镇时，该村镇改名为东京城。

由于上京城长期做为渤海的国都，在城址内外迄今仍保留着丰富的渤海遗迹，而且不断有新的重要发现。城址北边地势底下，这里有一个被称为“玄武湖”的湖泊，湖中小岛上散布着渤海的础石和瓦片。自城址北方至东北方的牡丹江江面上，原有五座桥梁，其中城址北方的上官地古桥址，七墩八孔，俗称“七孔桥”，墩距17米，全长160米，迄今在江水下落时，它那一个个石砌的粗大桥墩，仍可露出昔日的雄姿<sup>[13]</sup>。在城址北方之牡丹江对岸的三陵屯，除早年发现的三陵屯1号大型石室墓外，近年又连续发现三陵屯2号壁画墓和精美的三彩器，证明此处属于渤海的王陵区。城址西边，过牡丹江还有属于中下等级的大朱屯墓群和虹鳟鱼场墓群，其中后者是历次渤海墓葬发掘中最多的一处。城址西南15公里的杏山乡，近年在那里发现并发掘了罕见的渤海砖瓦窑遗址。

上京城址的重要考古资料，比较早的是1939年出版的《东京城》，之后便是20世纪60年代初、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几次发掘的报告<sup>[14]</sup>。

上京城址的整体布局分为宫城、皇城和郭城三部分，郭城呈东西横长方形，宫城和皇城位于郭城北部稍偏西处，皇城在前，宫城在后，宫城左右和北面又各有一个附属区（图六、图七）。

##### A、宫城

###### （1）城墙、城门

宫城呈规整长方形，东西620米，南北720米，周长2680米。城墙用形状不同的大小玄武岩石块砌成，保存较好，高处达3—4米。

宫城南、北墙中间各设一门。南门为正门，即今“五凤楼”处，门址正中是一高大台基，东西42米，南北27米，高于现地表5.2米，深入地下1.3—1.5米。台基内用沙土和卵石层叠夯筑而成，外表分别用玄武岩和条石包砌两道石墙。台基上放置础石，东西向7行，每行10块，有的现已残缺。门道不在此台基之下，而是开在两侧，并已先后做了清理保护。门道两侧的石墙壁上，留有清楚的被烧成红褐色的排叉柱迹象，说明原是过梁结构<sup>[15]</sup>。在宫城正门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砖瓦；另外还有石螭首、铁门枢和样式不同的铁钉。

在正门西门道之西57米处，还发现一个单门道的侧门，进门分别与一殿前广场和宫城西区相通。在门内西侧还发现一座小型门房，门开于东壁，沿北壁西段和西壁修有灶和火炕。发掘中出土的主要遗物，除砖瓦外，还有日常生活用的铁器和陶器，另外在门房开口地层中出土了一枚“开元通宝”钱币。

在宫城正门东门道东侧约70米处，与西侧门大体对称，同样设立一个侧门。该侧门倚城墙南侧修建门墩、门道，城墙北侧发现立柱痕迹，发掘中出土大量的砖瓦和被烧过的土块、白灰

块和木炭，有的瓦件上饰有绿釉，证明原有比较讲究的门楼，但是门道没有通过城墙，发掘者认为这是一座象征性的假门。

宫城南墙外环以城濠，至上述城门处皆少向外折，经清理，城濠上口宽 2、5 米，底宽 1、65 米，深 1、8 米，以白灰与河卵石粘合铺底。

## （2）宫殿址

宫城内部，被南北向的墙分隔为东、中、西三区，东、西区各宽 157 米，中间宽 180 米。各区内部又以纵横墙垣分成若干部分或院落。各院落几乎都发现了宫殿和其他建筑遗址。据统计，中区有建筑遗址 7 处，东区 13 处，西区 17 处，计 37 处<sup>[16]</sup>。

### 中区宫殿址

中区宫殿址主要是指位于宫城南门之内中轴线上的 5 座殿址。

第一殿台基位于南门之北 175 米处，东西 55、5 米，南北 24 米，高 2、7 米。台基以土筑成，四周砌石，石外残存一层长方形的包砖。台基正面左右和背面中间有石砌台阶，台基上列大型础石，东西向 12 块，南北向 5 块，中间减柱 6 块，即面阔 11 间，进深 4 间。出土遗物中，除常见的砖瓦外，还发现有绿釉鸱尾、兽头（鬼瓦）和数个石螭首。

台基两侧外凸，并逐渐低下而接近现地面，与东西两侧的曲尺形回廊址相通。两回廊之东西廊各长 50 米，自东向西列 13 块础石，自北向南列 3 块础石，纵横间距大体相等，多为 4、5 米左右。（以础石中心点计算，下同）其中殿基外凸部分相隔两排础石之外的四排础石向南北两边各加宽 1、5 米左右，形成一个东西 15 米，南北 12 米的区域，其所在地面也明显高出两侧 0、5 米左右，对照文献记载和大明宫含元殿发掘，这是渤海官员自一殿前面通往后面二殿的门址<sup>[17]</sup>。南北廊长 136 米，自北向南列 30 块础石，间距多在 4、5 米左右；自西向东列四块础石，其中中间两块础石直径 1、5 米左右，间距 6 米左右；两边础石直径 1 米左右，它们与中间两块间距 4、5 米左右。此曲尺形回廊，尤其是南北廊明显宽于宫内其他作为通道的回廊。在南北廊的外侧础石之间还发现厚约 0、25 米的土墙基，墙中间立有直径约 0、20 米的木柱，墙外侧抹草拌泥，内侧抹 0、02 米左右厚的白灰皮，上有红色彩绘。南北廊内侧有排水沟。回廊内地面以黄粘土铺垫。发掘中出土的板瓦、筒瓦，多为青灰色，内布纹，外素面。砖有长方形青砖和莲花方砖，其他还有铁钉等。

一殿前左右的曲尺形回廊，据其位置、走向，相当于唐长安大明宫含元殿主殿与左右前方翔鸾阁、栖凤阁之间的廊道，而其作用又同翔鸾阁、栖凤阁下的东西朝堂<sup>[18]</sup>，是渤海官员侯朝之处。由此看来，这是对含元殿及其殿前布局的简化，将含元殿的左右廊和东西朝堂合为一处，而省去了类似翔鸾、栖凤两阁的建筑。

自南北廊南端至宫城南墙有一南北墙相接，从保存较好的西侧看，南北墙中部开门，然后与宫城南墙西侧门相通。唐大明宫，百官入朝是分别从正门丹凤门两侧在建福门、望仙门进宫，然后再分别穿过相对的光范门、昭训门，最后集中于西朝堂和东朝堂。以此为准，渤海官员上朝，应是一部分从南墙西侧门而入，集合于一殿西侧之南北廊中，另一部分则从南墙东侧门而入，集合于一殿东侧之南北廊中。但是由于东侧门经发掘是假门，这样渤海官员只好分别从正门两侧的门道入宫了。

第二殿址位于第一殿址之北 135 米处。殿址前边是一南北长约 115 米的封闭性广场。二殿废弃后，其殿基在清末民初由于在此修建瓦窑而受到严重破坏。1997 年对该殿址进行了发掘，其黄土台基周边两层包石，东西 93、5 米，南北 22、4 米，包石之外是石铺的散水。台基上的础石多已无存，而础石下的碎石基础大部得以保留，由此推断，该殿面阔 19 间，进深 4 间，整个规模又在一殿之上。和一殿一样，台基正面左右和背面中间各有上殿的台基。台基东西两

侧各有不长的东西墙与外侧的南北向的墙相连，东西墙中间又各发现南北相通的门址。发掘中出土的遗物多是各种陶建筑构件，其中在一块残砖上阴刻“品位”三字，第一字已残，疑为“四”字。

第二宫殿据其位置和规模，相当于大明宫的宣政殿。

自第二殿址向北，又是一个东西约 60 米，南北约 80 米的封闭广场，第三、四殿址则位于广场的北侧。2000 年对第三殿址再次进行了全面发掘，其台基东西 32、75 米，南北 21 米，土石混筑，顶铺黄土，上抹三层薄薄的草拌泥，最后再以白灰抹平。从残存迹象知道，台基四壁原砌玄武岩石条，顶部石条雕以花纹，并装有螭首。四壁下铺设的散水多已无存，现仅见用砖改制成的散水牙子。据台基上的础石排列，得知该殿面阔七间，进深四间，中间减四柱。台基南面设左右上殿台阶。台基东西两侧的南部接东西廊，两东西廊中部的南北两侧又各设穿廊台阶。东西廊的两端，则与连接三、四两殿、并向南通往二殿北壁两端的南北回廊相通。台基北面的中部设“中”字形南北回廊，与北面的第四殿址相接<sup>[19]</sup>。

第四殿址规模不大，由主殿和配殿组成，共建在一个台基之上，台基四周有砖铺的散水。主殿东西 21、6 米，南北 15 米，面阔 9 间，进深 5 间，周绕回廊，前廊为明廊。内分三室，中室窄小，左右室大，左右室室内设火炕，并有烟道与殿后两侧烟囱相通。左右配殿大小相等，其中在左（东）配殿内发现炉灶，殿外发现排水沟，推侧此属厨房。

在第四殿址之西，与四殿址以回廊相连，还发现一座比四殿主殿稍大，布局结构相似，并也设有火炕的配殿殿址，火炕的烟囱设在殿内左右室的西后侧。火炕的结构是用板瓦或砖砌烟道壁，上面铺砖、盖石板，再抹灰。四殿的东边，按规划应有与此殿相对称的殿址。

三殿与四殿距离较近，除两侧相通的回廊（该廊较宽，外侧一半有的地方发现类似房间的隔墙痕迹，内侧则为明廊）外，中间又有一廊将两殿前后连为一体，好象唐大明宫紫宸殿，三殿则如紫宸殿的前殿，四殿则如后殿。三、四殿址中曾发现花纹砖和多件绿釉柱座、瓦件、脊饰，说明其建筑是很华丽的。另外在四殿西室的火炕上还发现过日本“和同开”钱币。

第五殿址距第四殿址较远，它与第四殿址不仅无回廊相通，而且中间还隔一道横墙。殿基东西约 37 米，南北约 20 米，高 0、6 米，面阔 11 间，进深 5 间，中间没有减柱。第五殿再往后，越过两道横墙则是宫城北门。第五殿的位置正好与《唐两京城坊考》所记载的唐大明宫玄武门内的玄武殿相同。

根据历次调查、发掘资料，已有建筑学者对上京宫城正门及门内 5 座宫殿作了复原，从这些复原图中，再次显示了渤海宫城内主体建筑的雄伟面貌<sup>[20]</sup>。

## 东、西区宫殿址

东区自南向北分为四个院落，各个院落的北墙和南墙与相邻院落的南墙和北墙之间皆有东西向的通道。在一殿东侧的院落内，已发现 5 座殿址（8—12 号）。对照《长安志》和《唐两京城坊考》关于唐长安城太极宫太极殿东侧、大明宫宣政殿前东侧置门下省等机构，太极殿西侧、大明宫宣政殿前西侧置中书省等机构的记载<sup>[21]</sup>，这里应有渤海宣诏省等相应机构。二殿东侧的院落，宽阔平整，只在中部偏南有一座大型建筑址，看来这可能是一处大型的活动场所。

西区分为三个院落，相互间只是以一墙相隔。西区发现殿址多于东区，其中在一、二殿址西侧的殿址中，对照上述长安城太极宫和大明宫的设置，这里应有渤海中台省等相应机构。而在南边院落的中部偏西处，1964 年发掘出一座应属于仓库类建筑的“堆房”遗址，出土了大量日用陶器等遗物。

在西区中部院落西北角的一个小院落中，还发掘出了一座与中区四殿及其西侧邻殿之结构

一样和设有火炕的居住址，而且保存较好，出土了大量生活器皿陶片、砖瓦和一些铜器、铁器等器物。

上京城寝殿普遍设有火炕是由于该地区冬天的寒冷所决定的。根据目前发现，不仅在渤海之前的高句丽的宫室建筑中<sup>[22]</sup>、而且在被学术界认为是汉代沃沮遗存的黑龙江省东宁团结遗址中也发现多例类似设施。之后，这种实用的取暖设施便一直沿用下来。

## B、宫城附属区

在宫城的东、西、北三面，各有一个附属区，而把宫城包在中间。

东侧附属区东西宽 213 米，南北长 720 米。北部三分之一以墙相隔单独为一个院落，里面发现有建筑遗址。南半部是园林，园林中间是一个南北长约 190 米，东西宽约 110 米，深约 1、5 米的椭圆形大水池，系人工挖掘而成。水池南北侧留有小岛、楼阁建筑遗迹和宽阔的平地。园林区东墙开门，与墙外街道相通。1992 年在南墙西段又发现了一处门址<sup>[23]</sup>。

宫城西侧附属区南北长 722 米，东西宽 220 米，地势平坦，未见建筑遗迹，而且其西墙在地面上也看不到了。

宫城北侧附属区东西长 847 米，南北宽 215 米，仅探出几段墙基，附属区的北墙是郭城的北墙。

对照唐长安城，上京宫城东侧附属区相当于长安城东宫，为太子居住区，但是这里南半部为园林，只有北部三分之一的院落可以考虑。西侧附属区相当于长安城掖庭宫，长安城掖庭宫主要是后宫人居住处，其北部还有太仓，南部有内侍省，而这里未见建筑遗迹，可能是没有保留下来。北侧附属区相当于大明宫北边玄武门和重玄门之间的夹城，是“北衙”驻兵处<sup>[24]</sup>，所以渤海上京保卫宫城的主要军队同样是驻扎在该区域内。

## C、皇城

### (1) 城墙、城门

皇城位于宫城及其两侧附属区之南，中间以 92 米宽的横街相隔，东边长 447 米，西边长 454 米，南边长 1045 米，北边长 1050 米，周长 2996 米。皇城内分东西两区，中间是一宽 222 米的南北街道，此街道是上京城内最宽的，街道的两端是宫城、皇城的正门。东西两区同中间南北街及北边横街交界处皆筑以石墙。

皇城设东、西、南三座城门。东、西门位于皇城北侧东西横街的两端，南门位于南墙中间，北对宫城正门，南通郭城南壁正门。

皇城南门台基高 2 米左右，东西 28 米，南北 9 米，内为夯土，外部砌石。台基上排列础石，前后行均为 8 块，中间为 4 道横向隔墙，每道隔墙的一端或两端又各有一块础石，四道隔墙之间的缺口，则形成门道。整体看起来，这是一座面阔 7 间，进深 2 间，具有三个门道的城门建筑。

古代城门的门道隔墙一般都是纵向的，像上京皇城正门这样的非常少见，其布局正好与唐长安城兴庆宫“勤政务本楼”遗址相似。“勤政务本楼”遗址位于兴庆宫西南角的内墙上，面阔 5 间，进深 3 间。前后明柱中间两道横向夯土隔墙包住了两排础石，隔墙之间则是门道，并留有车辙印痕的石门槛。所以发掘者认为：“由于楼是建在宫墙的中间，其当中并且是一间通行的门道，从楼基的形制来看，很象是一座城门的基址。”<sup>[25]</sup>底层通车，上层建楼，楼内可以进行庆典等政事活动。

但是，“勤政务本楼”毕竟不是兴庆宫的正式城门，上京皇城南门则不同，它是位于中轴线上的皇城正门。门址虽有三个门道，每个门道才宽3米左右。对照宫城正门、尤其是新近发掘出来的郭城北墙正门（见后面郭城部分），推测在上述已发现的皇城门址两侧，可能还会各有一个再宽一些的门道。

## (2) 皇城内建筑：

皇城东区东西长413米，南北宽355米，在其东北部发现三道残存的石砌隔墙和三处建筑址。64年发掘一处，可分为早晚两期。该建筑址应为当时的官署。

皇城西区与东区位置对称，大小相当，区内发现五道石墙，而把西区划分为五个大小不等的院落，并探出建筑址7处（41—47号）。这些建筑同样应属当时的官署。

## D、郭城

### (1) 城墙、城门

上京郭城呈横长方形，东墙长3358、5米，西墙长3398米，南墙长4586米，北墙中部外凸，长4946米，周长16288、5米<sup>[26]</sup>。土石混筑城墙，城墙下有夯土墙基，城外有城壕。

郭城原探出10门，南墙与北墙各3座，东墙和西墙各2座，其中南墙东门和北墙正门已进行了发掘。

南墙东门为单门道，深6、1（西侧）—6、4（东侧）米，宽5、4（北端）—5、5（南端）米。在西侧门墩北面偏西处，还发现了一口石砌水井。

北墙正门（图八）位于宫城北侧附属区北墙的中间，该门址解放前做过局部清理，根本没有搞清它的面貌，1998—1999年我国学者经过全面发掘，发现其规模宏大、布局与宫城正门基本相似。门址中间是一座东西21、9—22、6米、南北18、4米、高0、75米的夯土台基。台基四周砌石条，南北两侧的中部各有一条登台的踏道。台基之上的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台基两侧各有一段长5、3米、宽2、2—2、3米的土石混筑的联结墙，联结墙之外是东、西门道和门墩。以西门道为例，宽5、2米，深7米，门道两侧是宽约2、4米的门墩。

1997年在宫城北边附属区东侧的郭城北墙上，还新发现了一个城门，分早晚两期，皆是单门道。在早期西门墩的南侧，还发现了上门楼的石台阶。在宫城北侧附属区西边、与该门址相对应的郭城北墙上，也有一个缺口，推测也是一个门址。这样合起来，郭城北墙则是5个城门，其实这与隋唐长安城也是相似的，长安城北墙的城门多于南墙。

### (2) 街道

郭城内已发现街道九条，其中南北街五条，东西街四条，推侧在城南部还应有一条东西街，四面城墙内应有“顺城街”。这样加起来则超过10条。与城门相通的街道较宽，都在78米以上，其中自皇城正门至郭城正门的南北中轴大街，俗称“朱雀大街”，宽达110米，该街将郭城分成东、西两半。皇城前的横街虽然不通城门，也宽达65米。其他的街道则明显变窄。街道两侧是否有排水沟，未能探察清楚。

### (3) 坊市

上述这些纵横街道将郭城分成若干长方形区域。在这些长方形区域里，大多又修有十字形石墙，或一道南北石墙。墙宽1、1米，基宽1、8米。由此十字形和南北向的石墙，将原长方形区域又分成四等份或两等份。这每一等份和那些内部不修石墙的长方形区域，则构成一个个居民区里坊。这样，每一个里坊则两面临街，两面靠墙；或者三面临街，一面靠墙；或者四面

临街。临街的地方，同样修有围墙。坊的东西宽度接近，大致在 465—530 米之间，但南北长度差距较大，大坊 350—370 米，小城 235—265 米。大坊分布在宫城附属区和皇城两侧，小坊分布在皇城以南的广大区域。

郭城东墙之内的南北一列长方形区域，东西宽度比郭城西墙之内的大，但因遗迹保存不好，内部布局暂没复原，估计每一个区域也是由十字形石墙分成 4 个里坊。

另外靠近宫城东侧附属区的两个里坊是个单独区域，东西宽 500 米，南北长 780 米，四面筑墙，区内又被墙分成不同小区和院落，仅规模较大的建筑址，就发现 15 个。该单独区域，非一般里坊，应是王室贵族住区。

这样，将郭城东墙之内的里坊照常计算，减去上述单独区域所在的两个里坊，郭城内的里坊，西半城 41 个，东半城 39 个，计 80 个。

在西城西起第二列，北数第四坊、第五坊交界处的东段，有一个东西长 190 米，南北 110 米，四面设围墙的长方形区域，其内探出 5 处房屋基址，该区东临大街，位于皇城西南方向，有可能是西市所在。如果是这样，那么在东半城的相对位置，也应该有东市。

## （2） 佛寺

渤海效法中原，信奉佛教，其政权始建，王子入唐即请“入寺礼拜”<sup>[27]</sup>，因此如同长安城一样，在上京城内外也建立了不少佛寺。自 20 世纪初日本人开始，进行了多次调查。60 年代初中朝联合考古队调查后发表为九座，其中两座分别位于北墙之东、西门外，其余七座位于城内，并基本以宫城、皇城和中轴大街为对称（见《六顶山与渤海镇》图 34）。1997 年在白庙子村内出土舍利函，附近还有大型建筑址，可见这里又是一处佛寺址。另外，在土台子村四角迄今仍各保留着大型建筑址，1942 年日本鸟山喜一在此调查时确定土台子村内外有两座寺庙址和一座塔址，20 世纪 60 年代初中朝联合考古队调查只将村西南角的建筑址编为 3 号佛寺址，新出版的《渤海遗迹》说西北角的建筑址还曾出土小型泥佛像<sup>[28]</sup>，所以土台子村内外的佛寺绝非一座。这样一起算起来，上京城内外的佛寺也就超过了十座。1975 年在土台子村南的耕地里曾发现一个舍利函，应与上边的佛寺有关。该舍利函自外至内共七层，质地为石、铁、铜、漆、银不等，其中漆函表面采取了银平脱工艺，花纹是流畅的缠枝忍冬花鸟纹，十分精细。在第七层银盒内，又放置一个用丝织品包裹着的小巧玲珑的淡绿色玻璃瓶，瓶内装有 5 棵暗白色的类似石英岩性质的舍利子<sup>[29]</sup>。

中朝联合考古队在调查的同时，还发掘了两座佛寺，即 1 号和 9 号。1 号佛寺（图九）位于今渤海镇西面约 400 米处，原东半城西起第一列、北数第二坊的西南部，发掘只限于正殿，该殿由主殿、穿廊和东、西二室三部分组成，平面呈“凸”字形。主殿台基东西 23、68 米，南北 20 米，面阔 5 间，进深 4 间，南面设东西二台阶，北面正中有一台阶。殿堂中部减两柱，并设倒“凹”字形佛坛，上置 9 佛座，据其排列，座上塑像应是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或二力士）、二供养人，或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二力士。在主室周围发现用于垂脊或戗脊下端的兽头超过四个，所以主殿屋顶应是“歇山式”。

9 号佛寺位于白庙子村西北约 600 米处，东南距郭城北墙西门约 250 米，南距郭城北墙约 68 米。发掘同样仅限于正殿，其高出当时地面 1 米的夯土台基，东西长 16、6 米、南北 13、2 米。殿内布局与发现，和 1 号佛寺基本相同。

另外在 2 号佛寺、即今“南大庙”处，仍然保留着渤海的石灯塔和石佛像。

## 二、 渤海都城的发展演变与特点

渤海都城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自政权建立到“天宝中”之前



以“旧国”为都的时期；第二个阶段自“天宝中”以中京为都开始，中经“天宝末”迁都上京、785年迁都东京、到794年迁回上京之前；第三个阶段自794年迁回上京开始，一直到926年灭于辽为止，每一个阶段都有着自己的特点。

第一个阶段时间不长，都城涉及到的城址有城山子山城、敖东城（或永胜遗址）。城址的规模都不大，建筑也不够宏伟。城山子山城内分布有众多的半地穴居住址，说明仍保留着靺鞨族“筑城穴居”的传统。而城山子山城和敖东城（或永胜遗址）之间的对应、配合，又似乎接受了高句丽传统都城的影响。这一切都说明此时期渤海的都城还带有强烈的原始性。

第二个阶段的时间稍长，大概有50年左右的时间，并且涉及到中京、上京和东京三个城址。中京、东京城址的情况基本清楚。上京两次为都，今天看到的规模、布局和建筑遗迹，主要是第二次为都后留下的。但是第一次为都是在以中京和东京为都的中间，所以根据中京、东京的情况，可以推测出上京第一次为都时的情况。对此，我们作过对比，其中最明显的一点是城址面积的大小，见以下两表：

表一（单位：米）

	东 西	南 北	周 长	东 西 : 南 北
中京西古城	630	730	2720	1 : 1、16
上京宫城	620	720	2680	1 : 1、16
东京八连城	南墙 701 北墙 712	东墙 746 西墙 735	2894	1 : 1、05

表二（单位：米）

	东 西	南 北	距北墙
中京西古城内城	190	310	70
上京宫城二殿之北区域	180	304	68
东京八连城内城	218	318	160（127+33）

\*此北墙，西古城和八连城是指现城址北墙，上京是指宫城北墙。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上京宫城的形状大小与西古城和八连城相似，尤其是与西古城更为接近，此绝非偶然，说明它们是按同一规划建的。

另外，如果将西古城址连两条对角线，则发现其交点中心落在内城南墙正门处，说明是预先设计好了的；而如果将上京宫城也连两条对角线，则发现其交点中心落在了第二殿址上<sup>[30]</sup>，此也绝非偶然。如果推测上京宫城初建时是仿西古城，那么就可以将二殿以北的中心区域作为初建时的内城，初建时的内城门正是在二殿位置上。这个初建时内城区域的大小与西古城、八连城的内城相比，则是上述表二，仍有明显的相似性。再从宫殿布局和结构方面来看，也有同感，上京的三、四殿正好相当于西古城、八连城的一、二殿，前、后两殿中间及其两侧都是由回廊连为一体，前者规整、宽敞，殿前都有一个较大的广场，说明当时它是上朝正殿；后者稍

窄小，都设曲尺形火炕，两侧都有配殿，说明它是寝殿。

西古城城址之外再无发现还有大城存在。八连城根据其城外之佛寺、古井等遗迹，有人推测还有大城，而且当地人说城外曾有一段很长的东西向的城墙<sup>[31]</sup>。至于说是否真正修建了大城城墙，现在还不能最后确定，但是这种规划意图，当时一定是有了（在此称其为大城，是为了和以后上京的皇城、郭城相区别）。也正是因为如此，八连城也表现出与西古城的不同，即内城稍向南移，两对角线交点落到了内城南门与一殿之间，而且在内城的北边又正式隔出了一个单独区域——“北大城”，在内城的南边建立了两个相通的封闭区域，而形成了“中央三城”，中央三城的两侧，又各隔出两组对称的区域。显而易见，这比西古城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阶段时间最长，从 794 到 926 年，计 130 多年。在这期间，第二次以上京为都，对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修、建筑，首先在整体布局和建筑方面，则是将第一次为都时修建的城址完全作为宫城，然后在宫城左、右、后三面修建了附属区，其中北面的附属区明显是参照了八连城的“北大城”，在宫城及其左右附属区前面修建了皇城，四面环抱宫城，同时，在它们的左、右、前三面修建了范围更大的郭城，以安排一般居民，在郭城的北面修建了远远大于宫城东侧附属区园林的“玄武湖”园林。其次在宫城内部布局和建筑方面，将第一次为都时的内城南门改建为二殿，同时在二殿之前又修了一殿，一起作为渤海王的上朝正殿，而原来的上朝正殿三殿则退位与四殿一起变成寝殿了（今天看到的三殿、四殿殿址，也可能是后来重新修建的，但位置没变，布局也应是原来的。上述中京西古城、东京八连城的主要宫殿建筑，同样存在这种可能）。一殿、二殿前边各修封闭性广场与八连城内城前边两个封闭区相对应。前边已述，此时落在宫城对角线交叉中心的是第二殿，而如果将宫城及其左、右、后附属区和皇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对角线交叉中心则落在一殿的位置上，这恐怕也绝非偶然，此双双巧合是否正好突出了新修的这两座大殿的中心地位和重要性。至于宫城内的其他有关建筑和附属区、皇城、郭城内的所有建筑，当然都应是上京第二次为都、布局发生变化和扩大后而修建的了。

那么，渤海都城为什么会发生以上三个阶段的变化？其最后布局的形成是否接受了其他都市的影响？对此，国内外学术界早有定论，那就是学习唐中原制度文化、接受了隋唐长安城（隋曰大兴城，唐改长安城，一般统称为隋唐长安城）（图十）的影响。

具体而言，上京城的宫城相当于长安城宫城中间的太极宫（隋曰大兴宫）。上京城宫城的东侧附属区相当于长安城的东宫，上京城宫城的西侧附属区相当于长安城的掖庭宫。上京城的皇城、郭城则与长安城相同。但是由于政权等级和势力的限制，上京城面积（15、6 平方公里）只相当于长安城面积（84、1 平方公里）的 54 分之 10（5 点 4 分之一）。为此，上京城各个部分都作了缩小，见表三：

表三（单位：米）

	东西	南北
(1) 上京城宫城	620	720
(2) 长安城太极宫	1285	1492、1
(1) : (2)	0、48	0、48
(3) 上京城宫城+左右附属区+横街+皇城	1045—1050	1259 或 1266
(4) 长安城宫城+横街+皇城	2820、3	3335、7
(3) : (4)	0、37	0、38

(5) 上京城郭城	南墙 4586, 北墙(直) 4600, 均 4593	东墙 3358、5, 西墙 3398, 均 3378、3
(6) 长安城郭城	9721	8651、7
(5) : (6)	0、47	0、39

注：1) 上京城各项数字，见《六顶山与渤海镇》，上京城郭城北墙直线长度按该书图 34 比例测出。长安城的各项数字，见《考古》1978 年第 6 期《隋唐长安城和洛阳城》。

2) 长安城官城北边有西内苑，但其具体范围尚不清楚，此未计算在内，因此上京城之官城与其附属区、横街、皇城之和，也就没有计算官城北部附属区。

通过表中数字比较发现，除郭城东西距离的缩小较少，而使上京城的整个外形显得东西略长之外，其他相应部分的缩小比例是基本相同的，显然这是预先经过精心设计的。至于两城之中宫城、皇城的位置，中轴大街及其两侧坊市的对称，坊市的封闭性管理，佛寺的分布等方面的等同，在前面已有介绍，此不再重复，这一切都说明了长安城对上京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

其实，长安城对渤海都城的影响，并非只表现在上京城址中，而在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中已有所表现，也就是说从渤海都城发展的第二阶段就开始了。前边表一对中京西古城、上京宫城、东京八连城比较中已经看出，三座城址大小接近，尤其是上京宫城与中京西古城几乎等同，但是，中京西古城和东京八连城都没发展成象上京城那样完备的布局，这与一般都城修建的过程是有关的。

《唐两京城坊考》记隋大兴—唐长安城是“隋时规建，先筑宫城，次筑皇城，次筑外郭城，故唐西京宫城最在北，皇城在宫城南，外郭城又在皇城南也”。这里所说的宫城，依《长安志》所记，“宫城，东西四里，南北二里二百七十步，周一十三里一百八十步，崇三丈五尺，南即皇城，北抵苑，东即东宫，西有掖庭宫”，具体是指中间的太极宫，还是将东宫和掖庭宫都包括在内，并不清楚。《唐两京城坊考》照抄此话，但有的学者对其里数作过换算，并和现在的考古发现对照，结果发现《长安志》所记宫城的東西宽度是太极宫和东宫的共同宽度<sup>[32]</sup>。而现在考古学界所说的长安城宫城，是将太极宫、东宫和掖庭宫都包括在内的。“隋时规建，先筑宫城”，根据后来宫城城墙的调查，应是三部分一起修成的可能性大，而内部又以墙隔开，各为一单独区域，其核心是中间的太极宫。之后，又依次修了皇城、郭城，以及城北禁苑。

渤海都城的修建，不仅上京本身修建的过程基本照此办理，而且从中京经上京到东京，然后再回到上京，整个历史过程也是如此。

“天宝中”，渤海王以中京为都，先是参照长安城的太极宫修建了自己的都城—和龙西古城。按其规划，可能还要扩建，但由于当时毕竟建国不久，机构不大，实力不强，而且在此为都时间又不长，所以即在此城中既住王室官吏，又安置一般居民，为此又修了内城，以示区别。“天宝末”迁都上京，与此情况基本相似。三十年后，又迁东京。东京瑋春八连城与前两城基本相似，但城内布局稍有改变，而且好象又另修大城，仅仅在此为都十年，应该说此举动相当不小了。十年后第二次迁回上京，则以原城为基础，开始了整体规划的实施。至于说第一次以上京为都时，是否已有了整体规划，这种可能性不是不存在，但实际修建，则只限于宫城。

关于上京城之宫城、宫城附属区、皇城、郭城之间的关系，虽然未作解剖，经实地考察，从宫城四周城墙的宽高程度明显超出与其相接的附属区城墙等迹象分析，应是宫城最先筑成的；而宫城附属区、皇城和郭城皆晚于宫城，建筑的时间基本同时<sup>[33]</sup>。上京城北边地势明显变低，西北又临牡丹江叉，郭城墙西北角只好内收，但是在宫城北边为了加强保护，又向外突出了一部分，以形成宫城北侧附属区，由于郭城修得宽厚高大，所以宫城附属区和皇城的城墙也就

有所减化而变低变窄。这些城墙都修完以后，上京城则如长安城一样，王室、官府、居民各自分开，完全达到了如隋文帝初创大兴城时的意图，“公私有便，风俗齐肃”<sup>[34]</sup>。

而关于上京城宫城正门和门内主要宫殿的建设和作用，则又看出是同时受到了长安城原宫城太极宫和大明宫的影响。文献记太极宫正门承天门，“外有朝堂，东有肺石，西有登闻鼓”<sup>[35]</sup>，“若元正，冬至大陈设，燕会，赦过宥罪，除旧布新，受万国之朝贡，四夷之宾客，则御承天门以听政（盖古之外朝也）。”<sup>[36]</sup>。承天门内为太极殿，殿左有门下省、史馆、宏文馆等结构，右有中书省、舍人院等结构，<sup>[37]</sup>“朔、望则座而视朝也（盖古之中朝也）”<sup>[38]</sup>。太极殿北是两仪殿，隋唐皇帝在此“常日听政而视朝焉（盖古之内朝也）”<sup>[39]</sup>。

太极宫在唐代作为宫城的时间并不长，高宗时迁到大明宫，之后除玄宗时曾以兴庆宫为宫城外，其余时间唐朝皇帝皆是以大明宫为宫城。渤海政权以长安城为楷模规划上京，但以后长时期与唐交往，朝见的是大明宫，因此大明宫的建筑必然会对上京城继续修建和使用产生影响。

文献记，“经安史之乱，肃宗执政后，皇帝起居在大明宫，故大赦和改元的诏令在丹凤门宣布”<sup>[40]</sup>。丹凤门与承天门同属宫城正门，但大明宫是后建的，丹凤门前是居民区里坊，虽然后特开丹凤门街，但远不如承天门前宽阔、排场，故原承天门前的朝堂、肺石、望闻鼓等设置及皇帝的有关政事活动，则后移到丹凤门内的含元殿。

含元殿为丹凤门内正殿，“（殿即龙首原之东趾也。阶上高于平地四十余尺，南去丹凤门四百余步，东西广五百步。今元正、冬至于此听朝也。）夹殿两阁，左曰翔鸾阁，右曰栖凤阁。（与殿飞廊相接夹殿，东有通乾门，西有观象门。阁下即朝堂，肺石、登闻鼓，如承天之制。）”<sup>[41]</sup>关于含元殿的考古工作，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勘察和发掘，近年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sup>[42]</sup>。而且从建筑本身观察，含元殿属于殿、门相结合的形式，两阁似双阙。如此看来，含元殿和丹凤门共同承担了原承天门的制度和作用，都应属于“外朝”。

含元殿之后是宣政殿，殿外东有门下省等机构，西有中书省等机构，这是与太极殿是相同的。但并非只象太极殿那样，“朔望则坐而视朝”，而是“天子常朝所也”<sup>[43]</sup>。前、中、后排列，宣政殿属“中朝”。

宣政殿之后是紫宸殿，该殿是“内朝正殿”<sup>[44]</sup>，又名之“天子便殿”，“不御宣政而御便殿曰‘入阁’”<sup>[45]</sup>，能够被宣召入紫宸殿的官员是很荣幸的。据考证，紫宸殿分前后殿，前殿坐朝问政，后殿退朝休息<sup>[46]</sup>。紫宸殿应与两仪殿相对应，但不象两仪殿那样可以“常日听政”。

渤海上京宫城正门之位置，门外之规划、布局皆如承天门。一殿之位置、建筑又如含元殿，所以上京宫城正门和一殿应同属“外朝”。

二殿规模宏大，应同宣政殿，是渤海王“常朝之所”，属“中朝”。二殿前左右两方，及一殿两侧的建筑址，则有相当于宣政殿前左右两方之门下、中书之类的机构。

三、四殿则如紫宸殿，属“内朝”，两殿合起来正好相当于紫宸殿的前、后殿。

由此看来，渤海都城的修建和完备，集中体现了渤海对中原先进制度、文化的吸收融化。而在此吸收融化过程中，渤海三代王文王大钦茂率先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大钦茂自737年—793年在位50多年，正好是渤海都城发展的重要时期。文献记载，大钦茂继位开始，便多次向唐王朝派遣使臣，全面学习和推行中原的制度和文化的，因此，都城的建设必然是首当其冲。之后，又经过历代王的增修、改建，终于使渤海上京的各个建制与设施完备化、制度化，成为当时我国东北地区又一座繁荣昌盛的小长安城，生动体现了渤海与中原“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的内在密切联系<sup>[47]</sup>。

## 参考文献

- [1] 王承礼. 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J], 考古, 1962(11).
- [2] 刘忠义. 东牟山在哪里? [J]. 学习与探索, 1982(4).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敦化市文物志[J], 1985.
- [3] 单庆麟. 渤海旧京址调查[J], 文物, 1960(6). 王承礼. 吉林敦化牡丹江上游渤海遗址调查记, 考古, 1962(11).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 延边文物简编[J] 延边: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66.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敦化市文物志[M], 1985年. 李强. 渤海旧都即教东城置疑[J], 王宏刚、王志立: 东北亚历史与文化, 辽沈书社, 1992. 关于教东城内、外城尺寸, 历次记载有出入, 本文插图用《文物》1960年第6期插图.
- [4] “桂娄”, 《新唐书 渤海传》作“挹娄”: “渤海, 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 姓大氏. 高丽灭, 率众保挹娄之东牟山-----筑城郭以居.”
- [5]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 延边文物简编[J],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66.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敦化市文物志[J], 1985.
- [6] 乌山喜一, 藤田亮策. 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 1937.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 延边文物简编[J], 延边: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和龙县文物志[J], 1984.
- [7] 此是《延边文物简编》记载数字; 另《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为 640 \* 720 米; 《和龙县文物志》为 630 \* 720 米.
- [8] 《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编号 3 号、4 号.
- [9] 《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编号 5 号.
- [10]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 延边文物简编, 延边: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吉林省文物志编委会: 珲春县文物志[J], 1984. 乌山喜一、藤田亮策. 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J], 1937. 斋藤甚兵卫. 半拉城[J], 昭和 17 年. 驹井和爱. 渤海东京龙原府宫城址考[A], 中国都城、渤海研究[C], 雄山阁, 昭和 5 2 年.
- [11] 这里用的是《延边文物简编》和《珲春县文物志》记载的数字, 另, 《间岛省古迹调查报告》记载的数字是 700 \* 740 米; 《半拉城》记载的数字是 700 \* 730 米; 《中国都城、渤海研究》记载的数字是 700 \* 750 米; 《渤海文化》记载的数字是: 南墙 612 米, 东墙 739 米, 北墙 696 米, 西墙 728 米.
- [12] 斋藤甚兵卫. 半拉城[J], 昭和 17 年. 何明. 试论唐代渤海的佛教[J], 博物馆研究, 1983(2), 延边博物馆延边文物简编编写组. 延边文物简编[J], 延吉: 延边人民出版社, 1988: 83, 90—91 页.
- [13] 陈青柏. 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J], 黑龙江文物丛刊创刊号, 1981. 另, 朱国忱、金太顺、李砚轶《渤海故都》结合杨宾《柳边纪略》“桥九洞”记载认为, “今称‘七孔(空)桥’不确, ‘七墩八孔’也不对. 杨宾说‘桥九洞’, 如此则应是桥墩八座才能有‘九洞’. 事实上原来是有八个桥墩的, 其中一座近江岸的桥墩积石后被人取走, 加之流水冲击, 使堆石减少, 没入水中.”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611 页.
- [1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 渤海上京宫城第一宫殿东、西廊庑遗址发掘清理简报[J], 渤海上京宫城第 2、3、4 号门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5(1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渤海上京宫城内房址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 1987(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 1997 年考古新收获[J], 北方文物, 1999(4).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外城正北门址发掘简报[J],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渤海国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二宫殿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2000(11). 朱荣宪. 渤海文化, (日译本), 雄山阁出版株式会社, 昭和 54 年.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六顶山与渤海镇(J),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 [15] 丹化沙. 渤海上京近年发现的重要文物和遗迹[J], 辽海文物学刊, 1988(2).

- [16]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新中国的发现与研究[M]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623.
- [17]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 1995—1996 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1997(3).
- [18] 马得志. 唐长安城发掘新收获[J], 考古, 1987(4).
- [19]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 牡丹江市文物管理站. 黑龙江宁安市渤海上京龙泉府宫城第三宫殿址的发掘[J], 考古, 2003(3).
- [20] 张铁宁. 渤海上京龙泉府宫殿建筑复原[J], 文物, 1994(6).
- [21] 平冈武夫. 唐代的长安与洛阳[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93, 96. 徐松撰、李健超.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6: 5—6、27—30.
- [22] 吉林省博物馆. 吉林辑安高句丽建筑遗址的清理[J], 考古, 1961(1).
- [23] 黄启林. 渤海上京城御花园南门址被首次发现[J], 北方文物, 1993(1).
- [24] 宋敏求:《长安志》卷六“大明宫”条,“北面一门曰元武门。”原注曰:“德宗造门楼, 外设两廊, 持兵宿卫, 谓之北衙。”见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96页,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 元武门, 即玄武门。
- [25] 马得志. 唐长安兴庆宫发掘记[J], 考古, 1959(10).
- [26]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622—623页(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1984出版)和《渤海文化》15页(雄山阁出版株氏会社, 昭和54年出版)皆记上京外城西墙3406米, 周长16296、5米。
- [27] 《册府元龟》卷971朝贡条。
- [28] 朱国忱, 朱威. 渤海遗迹[M]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118.
- [29] 宁安县文管所, 渤海镇公社土台子大队. 黑龙江省宁安县出土的舍利函[J], 文物资料丛刊2, 1978. 魏国忠, 朱国忱, 赵哲夫. 谜中王国探迷—渤海国考古散记[M],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9: 45页. 朱国忱, 朱威.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2: 渤海遗迹249—250.
- [30] 《文物》1999年第3期傅熹年《中国古代院落布置方法初探》曾如此划分论证。
- [31] 《渤海文化》12页, 雄山阁出版株氏会社, 昭和54年。
- [32]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27页,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96年。
- [33] 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第176—177页记“宫城西南角与皇城西壁间的隔墙, 其高已大体与今地面拉平或在今地面以下, 且其厚度仅为1米左右, 是不能与宫城垣混为一谈的。宫城东南角与皇城东壁间的隔墙, 虽然西段较厚(当与后来开辟禁苑有关), 但宫城南垣至此北折而为宫城东垣, 其高大宽厚未减, 而此段隔墙与宫城墙相比, 竟陡然下降1—2米, 显然也是不能与宫城南垣等视的。至于宫城西北角与皇城西壁间和宫城东北角与皇城东壁间的两段隔墙亦与宫城垣有别, 此不赘述。有趣的是, 类似这种隔墙的结构在隋、唐洛阳城宫城西南角部位也有发现, 且叠压在宫墙之上, 表明它晚于宫城垣(参见《洛阳发现隋唐夹城城墙》, 《考古》1983年第11期)”。关于宫城西北角和东北角的情况, 笔者于1996年、1997年、1998年先后与赵哲夫、陶刚先生又进行了调查, 结果与上述相符。所以说, 上京城的宫城附属区、皇城和郭城皆晚于宫城, 是按着预定的规划而基本同时修建的。
- [34] 《长安志》卷七:“自西汉以后, 至于晋、齐、梁、陈, 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 隋文帝以为不便于民。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 不使杂人居止, 公私有便, 风俗齐肃, 实隋文新意也。”其中“不便于民”, 《唐两京城

坊考》卷一记为“不便于事”。

[35]《长安志》卷六，平冈武夫编《唐代的长安与洛阳》（资料）9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36]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安点校：《唐六典》卷七，2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37] 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27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38]同[36]。

[39]同[36]。

[40]马得志，马洪路. 唐长安宫廷史话[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60.

[41] [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安点校：《唐六典》卷七，218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42]中科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队. 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1995—1996年发掘报告[J]，考古学报，1997(3).

[43]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27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44]同[41]。

[45]徐松撰、李健超增订《增订唐两京城坊考》30页，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

[46]马得志，马洪路. 唐长安宫廷史话.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4：145.

[47]此诗是晚唐诗人温庭筠在送别一位渤海王子时所写下的诗句，其全文是：“疆里虽重海，车书本一家；盛勋归旧国，佳句在中华。定界分秋涨，开帆到曙霞；九门风月好，回首即天涯。”参见孙玉良《车书本一家——订正有关唐代渤海史料的传说》，《历史研究》1982年第1期。

##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 plan of Bohai state and it's relations with Chang-an

wei cuncheng

(Research Center for Chinese Frontier Archaeology of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130012)

**Abstract:** The Bohai (Parhae in Korean) State was a kingdom that existed from 698 AD to 926 AD in the northeastern part of today's China. During two hundred years, it established successively four capitals, i.e. the Jiuguo in Dunhua, the Xigucheng in Helong, the Shangjin in Ning-an and the Balincheng in Hunchun. Xigucheng and Baliancheng followed the Taiji Palace of Tang Empire). The plan of Shangjing followed exactly the Chang-an capital. These archaeological evidences reflect the inherent relations between Bohai and Tang Empire.

**Keywords:** capitals of Bohai; plan of capitals; capital Chang-an of Tang Empire

收稿日期：2003-10-18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1JAZJD78000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课题（A20J05）

**作者简介：**魏存成（1945-），男，汉族，河北平山人，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